



GM国际美学前沿译丛

主 编/[中]金惠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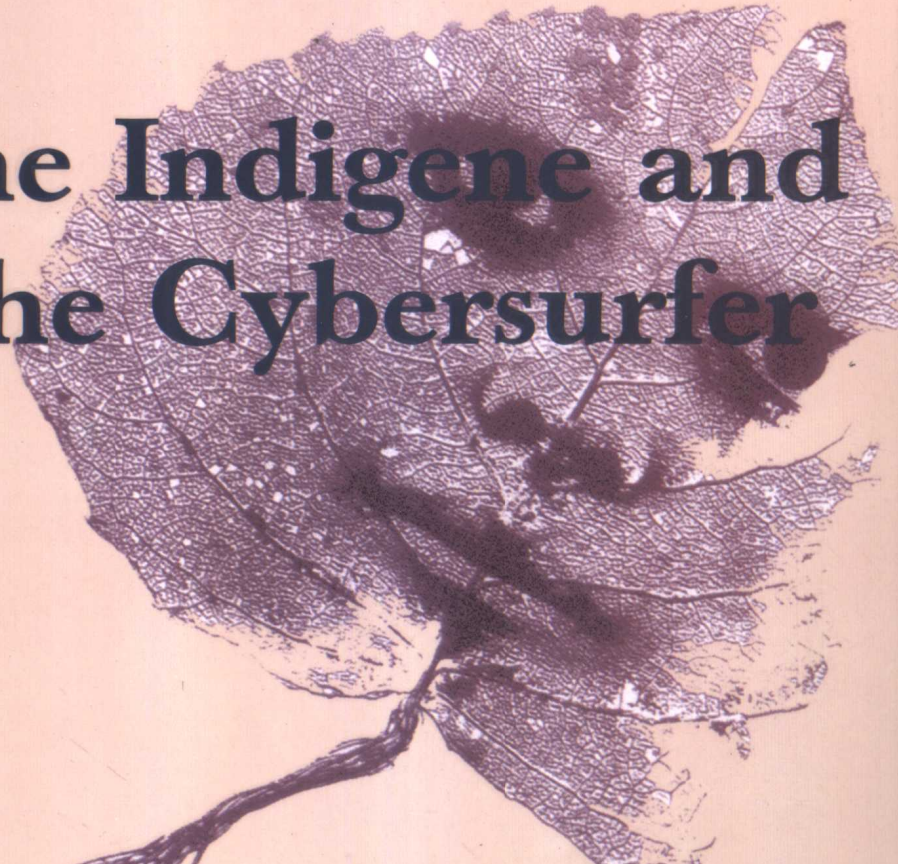
【斯】阿莱斯·艾尔雅维茨

土著与数码冲浪者

米勒中国演讲集

【美】J. 希利斯·米勒/著 J. Hillis Miller

易晓明/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The Indigene and the Cybersurfer

GM国际美学前沿译丛 主编/[中]金惠敏 [斯]阿莱斯·艾尔雅维茨

土著与数码冲浪者—— —— 米勒中国演讲集

【美】J. 希利斯·米勒/著 J. Hillis Miller

易晓明/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The Indigene and the Cybersurfe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美)米勒著;易晓明编.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5

(国际美学前沿译丛)

ISBN 7-206-04439-5

I. 土… II. ①米… ②易… III. 文艺美学—文集

IV. I-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7507 号

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

著 者:J. 希利斯·米勒

责任编辑:杨晓红

封面设计:翁立涛

责任校对:杨晓红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政编码:130021)

网址:www.jlpph.com 电话:0431-564971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431-5382547

制 版: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电 话:0431-5637018

印 刷:长春市永恒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960mm 1/16

印 张:17.75 字 数:26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4439-5/B·172

版 次:2004年6月第1版

印 次:200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000册

定 价: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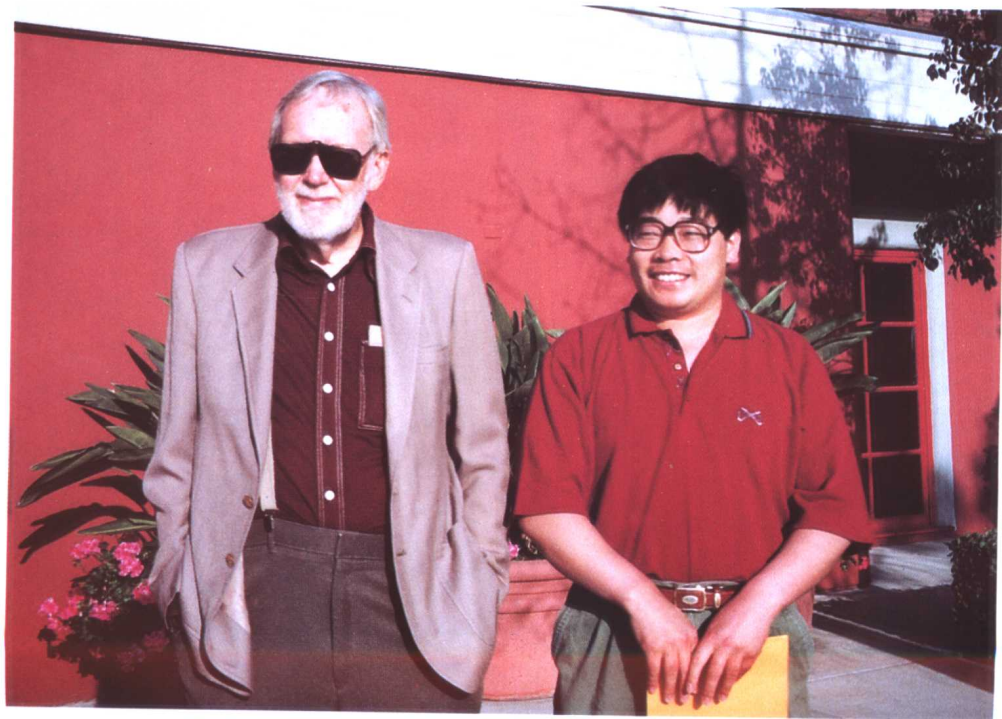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J.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 1928 年生, 哈佛博士。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 欧美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的杰出学者, 解构主义批评的重要代表人物。曾任教于霍普金斯大学、耶鲁大学, 现为厄湾加州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系及批评理论研究所杰出教授。主要代表作有:《理论今昔》、《小说与重复》、《他者》等, 本书为米勒在中国的演讲汇编。



米勒在中国·长城(2001)。



本书编者易晓明(左一)与导师米勒教授及其助手芭拉·科恩(右一)在厄湾(Irvine, 1999)。



本丛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金惠敏博士(右一)与米勒教授在厄湾(Irvine, 1999)。



米勒与北京大学英语系申丹教授(右一)在颐和园(1994)。



米勒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之后。前排左三为金元浦教授,前排右二为杨恒达教授(2003)。



米勒(右四)在接受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的仪式上。右二为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梁柱,左二为李赋宁教授,右一为刘意青教授(1994)。



米勒(右三)在第三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上。左一为清华大学王宁教授,左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钱中文研究员,左三为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清华大学, 2001)。



作者序

将我的这些演讲论文与关于我的研究文章以及访谈收集起来,汇编成书,用中文出版,我对此深感荣幸。这个集子汇集了我于1988、1994、1997、2000、2001、2003年六次访问中国的大部分演讲稿。它们跨越了15个年头,因此可以视为我的工作的一個综览,也将成为我为中国读者所做工作的一个权威性介绍。

我极其感激易晓明倡议编辑出版此书和对全书所做的精心设计与整体策划。她为查找收集这些出自我的演讲、针对我的访谈和关于我的论文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同时我还感谢她校订这些译文,做出统一规范,特别是她专门为我最新出版的《论文学》一书撰写了一篇新的论文。

自1988年初访中国那时起,我就一直非常珍视同中国的联系。在多次访问中,我结交了许多密切的朋友,并建立了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职业联盟。我的演讲得到了至为尊贵的接纳,主持接待的各方待我友善而慷慨。在各种演讲场合,来自听众的具有穿透力的提问和评论令我获益匪浅。我演讲过的多所大学,授予了我荣誉教授称号,其中有的是我接受的最高的职业殊荣。

我对中国的个人兴趣和我一次又一次地愿意回到那里作演讲,概源自于我的一个信念,即我相信中国有着一个伟大的未来,在知识事务中,它将越来越成为一个世界领袖,当然也在其他方面。既然美国与中国的文化在很多情形下都显著不同,这便有了这样一个或多或少无法回答的问题萦绕我心,那就是我的这些作品被译成中文、被放进中国文化语境中,它们究竟可能产生什么作用或发生怎样的影响。当然我在中国的经历以及我与那里的学者的讨论,已经在我自己的思考中烙下了明显的印记。我也从世界各地的学生和年轻的学者那里得到了

部分答案。他们告诉我,一篇论文或某书的一个章节,例如我的著述之一,有时可能会给一位教师或学者的事业进程带来决定性的影响。尽管我几乎不敢奢望这是我在中国的情形,不过我仍然梦想我的著作在中国的阅读,对人们理解什么是我们所谓的“文学”、什么是我们所称的“理论”,可能有时能发生某种作用。我确信,本书将有助于这种情况的发生。每想及此,我便欣喜于心。越过英语和汉语的鸿沟,我向我的中国读者热烈地致意,我与他们所有人,在想像中,朋友般地亲切握手。

J. 希利斯·米勒

塞奇威克,缅因,美国

2003年11月15日

易晓明 译



编者序

米勒在中国：一本尚未打开的书

1988年，J. 希利斯·米勒教授第一次来中国，出席美国科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的学术活动，他是文学方面的唯一代表，并作了发言。1994年米勒第二次来中国，随后是1997年。2000年、2001年、2003年则频频来华，2004年的来访日程在2003年的造访中又早已被安排停当。越来越多的人亲临米勒演讲的现场，听到米勒教授的演讲。

然而，一方面米勒在中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另一方面，米勒在中国的接受，误读与缩水也都在发生。

在中国所有关于米勒的介绍几乎都强调他是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是70年代以来，一度盛行于美国文坛的解构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任美国英语语言学会主席、全美文学理论学会会长等等。其实，米勒本人在2003年的演讲中多次提到他的基地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应该说，对19世纪、20世纪英国文学、欧洲文学、美国文学的研究是他的研究的策源地与大本营。或许由于现在是一个文学走向衰落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理论盛行的理论时代；或许理论的概念与范式容易突破语言的阻碍，而成为一种共享的普遍性话题；或许更因为中国理论界自身知识结构的缺陷，致使中国学界在接受米勒时只强调他的理论建树，而米勒的另一半，在英美文学及欧洲文学研究方面的卓越建树，却遭致忽略。

即使是理论层面的接受，也出现了偏颇。对米勒演讲的回应性论文中已经出现了对米勒的误读。此中确实存在由于语言不通所造成的交流阻碍的影响。米勒作为西方人的幽默、反语，可能极容易被以一本正经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人“正读”，继而作为一个命题来商榷。

2003年9月,在清华大学英文系米勒给研究生所作的第二场演讲“土著与网上冲浪者”的现场,有一位在英语系教学的美国人。他在米勒出场之前,对学生们说:“我很惊讶在这里见到米勒,我给国内的朋友发邮件说我在这里见到了米勒,我很幸运,即使在美国国内也是很难见到的。你们同样很幸运,真的,米勒是超级巨星(superstar)。”

然而,同样是在2003年9月,一些听过米勒演讲的朋友,也有研究生,对米勒的演讲表现出困惑与不解。听完“比较文学的语言危机”的讲座,有人说:“为什么讲这样一个泛泛的题目(指‘语言危机’)?”显然米勒演讲的内容未能满足他们起始的期望。

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是演讲这种形式的时间限制,使米勒在中国的演讲从来是每场演讲仅讲其论文的一个部分,或根据时间作一种归纳性的概说。特别是,面对中文受众的演讲夹杂着翻译,在受众一方,容易形成断断续续,或不连贯的印象。第二,也是更重要的,那便是米勒所谈问题的语境与中国的语境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在西方或许是“正在进行时”,在中国可能还是“将来时”。

譬如,“比较文学的语言危机”,虽然演讲稿中集中谈的是翻译问题,但从米勒的其他文章与新作《论文学》中都可以看到,他所谈的这种危机还源于比较文学的传统建制。世界范围内的比较文学,都是以民族语言为基础的国别文学来建制的,有英语文学、法语文学、德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斯拉夫语文学,还有犹太文学等等。而今,在全球化时代,作者的民族身份概念越来越淡化,特别是现在的美国出现了同时出版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中文等文学出版物的局面。米勒在《论文学》一书中认为这种情况在大多数国家都已出现,这自然对以语言作划分的国别文学间的比较研究构成致命的冲击。那么,米勒误以为今天的中国也不例外。当他得知,他2003年的演讲论文将在《外国文学》、《文化研究》等刊物发表时,他发电子邮件向我询问,它们是不是英文刊物,并且也问到本书在中国是否以英文出版。可见,米勒所说的话题,其语境部分对于中国受众容易产生一些隔膜。

文学的危机意识,在西方的强烈程度要胜于在中国。这也是因为西方的学术体制与中国的学术体制有所不同。国外的大学管理是市场化的,系与研究所自身的经费是次要的和非常少的,像当年厄湾批评



中心邀请一位中国教授作演讲,二三百元的开销,让英语的、东亚系与他们三家共同分摊。有教授邀请学者来讲学甚至让从个人经费里出一部分作报酬。学术机构的权力腐败在美国不太可能发生,因为经费不是走划拨的渠道,而是走市场化的基金。那么,文学研究自然受到来自市场的冲击。现代意义的文学属于人文研究,它是教化公民的精英文化,居于人文学科的中心。而如今文学作为教化公民的中心地位的角色日益被影视等电子传媒所取代。自然,社会的多类基金,包括大学的经费则会流向新兴的影视等研究领域,而大学的管理者则自然也会因为经费来源不足,缺乏市场,而对文学研究的系、所裁减编制,这便是文学衰落的一个表征。

然而,中国的学术体制主要还是靠行政手段运作,它不是市场机制,而是权力机制。各大学的中文系在定编时仍然都维持着老大的地位,而中文系的古代文学仍然保持着自始以来的大哥大形象,因为政府给予足够的甚至是优先的经费支持。虽然,中国的学界也都能体会到文学进入了边缘化的时代,但这种危机感还不需要经受西方的市场所带来的直接冲击所引发的阵痛。当然,米勒谈文学的衰落还有其他因素,但至少在这一点上,中国受众也不能切实理解米勒所言。

还有一个因素影响米勒在中国的接受,那便是,米勒是以英美文学、欧洲文学为研究基地的。他的一些演讲论文,如“现代英国文学中的互文性”等涉及大量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援引了很多作品的细节。面对这样的题目,中国的文学理论专业的师生完全难以进入,因为一些学者做理论研究不止是脱离文学作品,甚至拒斥文学作品;而即使是专攻英美文学的师生,也完全不可能对作品熟悉到米勒那种程度,接受起来也还是颇有难度。

即使是理论为话题的演讲,米勒也仍然不脱离文学文本。米勒属于解构主义阵营,他是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解构主义被认为与阅读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认为“解构主义既是一种哲学立场,又是一种政治或学术策略,此外还是一种阅读模式。”(Jonathan Culler, *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and Henley, 1981, p.85.)G. D. 阿特金斯宣称:“我认为,如果解构主义不是一种阅

读方式的话,它就什么也不是。阅读是我们不间断参与的活动。”(G. Douglas Atkins, *Reading Deconstruction, Deconstructive Reading*,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Lexington, Kentucky, 1983, p.3)。当然,这种阅读包括文学文本的阅读与非文学的阅读,德里达说过,“离开这类阅读就不可能产生可抽象出来或可资利用的论点、概念或方法。”(Jacques Derrida, *Acts of Literature*, ed. Derek Attridge,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p.14)当然,相对德里达而言,米勒的阅读与解构更多地集中在文学文本。

实际上米勒将解构理论与文学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对解构理论进行着具体的文学阅读实践。米勒视理论与作品解读同样重要。他在专门为《米勒在中国的演讲集》写的“自述”中,谈到耶鲁“五人帮”时,就表现出对这些同事的双重才能的钦佩,他说:“对这些同事我最钦佩的不是他们的理论构想,而是他们对文学作品或对哲学著作的具有穿透力与原创力的解读的巨大的才能。”在《解读叙事》(北大出版社,2002年)的中文版序言里则写道:“就理论和实例两者来说,究竟谁更重要?这个问题无法回答。一方面我认为逐步发展的理论阐述很重要。另一方面,我对实例很着迷。”他甚至看到一方面实例可以作为理论的例证,另一方面实例又能对理论观点提出质疑。

米勒的理论才能是超强的,从文学的细节中提出各种观点、论题,其丰富性与新颖性是无人可与之同日而语的。同时,米勒对英美文学与欧洲文学的知识储备也是鲜有人能与之相比的,他的感悟力与文本解读的超常的想像力与创造力同样是一般人所望尘莫及的。他对文本的解读有如天马行空、腾云驾雾一般。他常于细微处入手,他细腻到仔细辨析亨利·詹姆斯小说《鸽翼》中的这一或那一人物一共讲了多少次的“*Oh*”或多少次“*there you are*”。他也会以每部小说开头的第一句话,来作为研究对象,认为第一句话确定了每一部小说的述行空间与范围。他还将七部英文小说中的重复集中起来研究,创作了一本颇有影响的专著《小说与重复》(*Fiction and Repetition*)。他甚至还能从亨利·詹姆斯的小说《贵妇人画像》中,女主人公被强吻的这一个情节,联系到西方一系列作品中对亲吻的描写,最后关联到诺瓦利斯(*Novalis*)的“哲学开始于亲吻”等,与哲学关联起来,将亲吻上升为“人类走出自



闭”以及“他者”等哲学问题。

在本论文集,《论文学的权威性》对文学的独立的述行性的强调,对于我们重新思考文学是什么等理论问题,很有启发意义,尤其是对于一贯处于被文学研究的客观化思路所禁锢的历史与现状中的我们,具有特别的突破价值。从《土著与网上冲浪者》等文章中,我们则可以感受到米勒对文学现实问题的那份敏锐。而《大地·岩石·深渊·治疗》,则是一个解构主义文本解读的范例。

米勒是天才的,他是“超级巨星”,也是一颗理论与文学文本研究双挑的“双子座”。与德里达、詹姆逊等其他理论家相比,米勒在中国的接受,如上所述,注定是大打折扣的。

怀着对这种折扣进行弥补的期冀,本人将米勒在中国的大多数能找到的演讲稿以及学者的一些回应编辑成册。为了让中国读者对米勒有一个整体的了解,我专门约请米勒为本书撰写了一篇自述。从他个人的学术经历中,我们能生动而形象地感受到文学理论在美国的一些发展脉络,同时,也能清晰地看到,米勒批评思想的变化与发展。他早年倡导“意识批评”理论,认为文学基本上是一种意识形式,作品是意识形式通过思想而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后来在解构主义盛行之后,他从追随普莱,转向赞成德里达的解构主义。

本书还附上了米勒的学术简历与著作目录,试图呈现米勒的学术全貌,但我知道,这实际上不可能,所有这些努力,至多只能降低米勒在中国接受的折扣,这种降低来自于阅读文章总能比听演讲全面、深入,而一系列文章则有利于相互参照,更完整地理解米勒的思想。令人遗憾的另一点是,米勒早年来华时的个别演讲文本当时未被译成中文发表,他依稀记得曾在北京大学做过关于哈代的一首诗的演讲。此外,米勒每次来中国都是在各地、各学校巡回演讲,本书只能标出其中的一个单位作为代表。还需说明的是,国内关于米勒的研究、译介与访谈的文章已为数不少,仅选取4篇作为代表,实为本书主题与篇幅所限。

我曾于1998-1999年从米勒教授访学一年,当时做的是伍尔夫专题研究。几年过去了,我终于做出第一本关于米勒的书,以表达对他的学术上的指导与影响的感激之情。他对我来说,永远是一座山峰,同时也永远是鼓舞我跋涉的一种动力。已处于半退休的74岁高龄的他,



2001年出版了两部专著:《文学中的言语行动》(*Speech Acts in Literatur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和《他者》(*Othe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年又推出了新作《论文学》(*On Literature*);计划中又即将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论亨利·詹姆斯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s in Henry James*),我期待所有的年轻学生,都能从米勒身上汲取榜样的无穷力量。

在清华听完米勒的演讲,乘车回北新家园的路上,我产生了编写此书的想法。我将这个想法告知米勒,他很高兴;与王逢振先生一谈,他也很兴奋。感谢王逢振先生、王宁教授、陈永国教授、申丹教授所给予的支持;还有新秀国荣、李元、满新远等所给予的大力配合。国荣多次给米勒作翻译,并伴他去山东、辽宁等地,她深为米勒的学识与为人所感染,她说为介绍米勒的学术,可以不计任何报酬。

米勒没有错,他在中国确实有很多的学术联系,很好的关系,很深的友情……。

易晓明

2003年11月30日写成

2004年1月6日改定



目 录

作者序 /1

编者序 米勒在中国:一本尚未打开的书 /1

第一编

土著与数码冲浪者 /3

论文学的权威性 /28

幽灵效应:现实主义小说中的文本间性 /51

比较文学的(语言)危机 /73

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 /92

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 /106

作为全球区域化的文学研究 /116

全球化和新的电信时代文学研究的未来 /119

美国的文学研究新动向

——兼为纪念威廉·李玳斯而作 /124

大地·岩石·深渊·治疗

——一个解构主义批评的文本 /140



著与数码冲浪者
C·希利斯·米勒中国演讲集

001